



歌 剧

写春联

田 犁 张 晶 作



山东人民出版社

寻 猪

田 犁

人 物

范翠霞——女社員，十九岁。

潘老中——男社員，五十多岁。

刘俊生——男，青年社員。

胡克强——同上。

猪

幕 启

范翠霞挑一担猪草上。

范翠霞 （唱一曲）

我是一个饲养員，
肥猪喂了一大圈，
清晨起来打猪草，
整整打了一大担。
肥猪家中把我等，
等我給它开午飯，
眼看时候已不早，
急急忙忙轉回还。（走圓場下）

〔一人扮猪上。皂衣，猪头面具，以鼻触地，哼哼作声。行至台中，直立。〕

猪 （唱二曲）

人民公社成立了，

吃得飽來睡得好，
住的房子很干淨，
隔天還能洗個澡。
哎嗨喲，好，好，好！
飼養員出去打豬草，
我在家里睡了個覺，
睡醒不見來開飯，
我到外邊把她找。

哎嗨喲，找，找，找！（慢慢地轉一圈）
飼養員不讓胡亂跑，
我今天違犯紀律了，
裝作不懂那一套，
外邊隨便跑一跑。

哎嗨喲，跑，跑，跑！（前兩腳落下，歡躍竄去。）

〔范翠霞尋豬上。〕

范翠霞 （唱三曲）

二黑豬，真胡鬧，
撞開圈門跑掉了，
不知跑向哪里去，
叫我到處把它找！

（喚）嘮……

（四处尋找，未見。）唉！

（唱四曲）

這肥豬它本是社內財產，
這一切全都是由我照管，
照料它飼養它我的責任，

看猪长看猪吃看猪睡眠。
大肥猪一个个又肥又胖，
社員們都称赞我心喜欢，
起五更睡半夜我都情愿，
打猪草不怕那山高路远。
积肥料千百担粮食丰产，
肥猪肉送城市城乡支援，
俺社員也能把生活改善，
还能够多出口把机器交换。
与国家与公社全都有利，
因此我爱上这副业生产。
管理好講卫生猪不生病，
人夸我是一个光荣的饲养員！

呀！二黑猪忽然間跑出圈了。

我一定要把它寻找回还！

（噢）哟……（四处寻望着，下。）

〔刘俊生、胡克强推地瓜上，車上滿滿累累的地瓜，两人推車疾走。〕

刘俊生 （唱五曲）今年地瓜长得好，

胡克强 （接唱）亩产越过五千斤。

刘俊生 （接唱）地里快快刨，

胡克强 （接唱）我們快快运，

刘俊生 （合唱）两腿穿梭如駕云！

胡克强

〔二人围場疾走。〕

刘俊生 （唱五曲）这样的地瓜真少见，

胡克强 （接唱）一个长了二斤半！

刘俊生 （接唱）放在鍋里煮一煮，

胡克强 (接唱) 够你小伙吃顿饭!

〔二人更兴高采烈。〕

刘俊生 (接唱) 地瓜地瓜不简单,

胡克强 (接唱) 它可真是宝贝蛋,

刘俊生 (接唱) 造酒熬糖还能当饭,

胡克强 (接唱) 吃在嘴里香又甜!

刘俊生 (接唱) 地瓜堆如山,

胡克强 (接唱) 快快往家搬,

刘俊生 (接唱) 小车似闪电,

胡克强 (接唱) 你追我又赶,

刘俊生 (合唱) 运输的红旗准归咱!

胡克强 〔刘俊生围场疾走, 车上的地瓜很多掉在地上。〕

胡克强 (稍慢) (唱五曲)

小刘你慢点,

地瓜掉路边,

快快拾起装车上,

再把路来赶!

刘俊生 (已走多远, 回头接唱)

丢几个不算啥,

莫要来拖延,

运输任务急又紧,

快車中途不停站! (疾下)

胡克强 (见刘俊生已走去, 怕落了后, 也忙赶去, 一面喊) 喂! 火车头, 别跟车厢脱节了! (因快跑, 也掉了些地瓜, 想拾, 又怕耽误, 便也不顾跑下。)

〔猪摇摇摆摆上。〕

猪 (唱六曲)

我在外边逛了逛，
肚里实在餓的慌，
将身来在大路上，（四下看了看）
許多地瓜丢路旁！
哈哈，丢路旁！
社員同志真大方，
这样的地瓜扔路上，
我放开肚皮吃个飽，
真是一頓好干粮！
哈哈，好干粮！（大吃大嚼）

〔猪吃地瓜，潘老中担空挑上。〕

潘老中 （唱七曲）

社里叫我去卖菜，
卖完菠菜轉回来，
路上行走有点累，
大树底下待一待。

〔放下挑子，拿出手巾擦汗。〕

（念）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把水抬，
三个和尚沒水吃，
一滑二懶三依賴！

〔見脚旁地瓜，用脚踢开。〕

（念）公社家大业又大，
浪費一点不算啥，
谷子棒子丢滿地，
路上扔的淨地瓜！

（白）我潘老中，說我老中，我就老中，我家接

連三代全是中农。本来指望再上升一步，誰知成立公社，这个梦是做不成了。現在我在公社当一名社員，倒也輕松痛快，吃也不愁，穿也不愁，可真是少操不少心。公社知道我有种菜的手艺，分派我在菜园种菜。今天卖菜回轉，中午飯已經吃过，晚飯时候还没到，回去还得干活，不如在这里歇歇腿好。（坐在扁担上，見猪吃地瓜，一旁欣賞起来）嗨！真是，收了豆子，蛤蟆老鼠都喝粥了！猪連圈也不蹲，都出来打野食了！好啊，黑家伙，吃吧，吃肥了好过年！（打个哈欠，不觉打起盹来。）

〔猪吃地瓜时，有一个地瓜滚到潘老中腿下。猪过去吃，头伸到潘老中的腿下，誰知一抬头，把潘老中掀翻在地。潘老中睁开眼，立刻拿起扁担打猪，猪躲。〕

潘老中 （唱八曲）

你这个死猪真混蛋，
不該把我来掀翻，
掄起扁担往下打，（赶着打）

〔猪哼哧着，从潘老中襠下窜过，又把潘老中頂倒，潘老中爬起来，持扁担又赶着打。〕

潘老中 （接唱）我看你往哪里窜！（一扁担打在猪腩上，猪嚎叫一声，向远处窜去。）

哎呀，坏了！讓我把它打跑了！要是跑不見了怎么办？（又一想）管它呢！好在猪又不是我的，頂多我能摊上两根猪毛！跑就跑它娘的吧！孩子哭了有他娘，猪跑了，有飼养員，我回家吃我的飯去，（剛要下，遇范翠霞上。）

范翠霞 （焦急，四顧）（唱九曲）

寻找肥猪走慌忙。

〔一脚踏在地瓜上，滑倒，向地下看了下，皺眉。

（接唱）

哎，怎么地瓜丢在大路上！

公社的物資不心疼，

这些人是啥心腸！

潘老中 （見范翠霞滑倒，一旁笑了起来，但一想，又連忙收斂了笑容，自語）坏了！翠霞来找猪了，說不定得纏着我，趁她沒看見，我溜了吧！

〔潘老中欲下，被范翠霞看見。

范翠霞 （已爬起来，喊）喂，老中叔，你干什么去呀？

潘老中 （回过头来）噢，翠霞呀！我进城卖菜，才回来。

（又想走）

范翠霞 哎，老中叔，你別忙走，你看这地上丢这么多地瓜，你把它拾起来挑回去吧！

潘老中 拾它干啥，食堂里有的是，我現在自家又不做飯，拾回去也沒有用，要是讓別人看見了，还說我愛財呢！

范翠霞 呃！我又不是叫你拾回你家去，是要你拾起来送到社里去。

潘老中 送社里去？我沒工夫。

范翠霞 （唱十曲）

老中叔說的是哪里話，

这地瓜怎能够任意糟蹋，

这一切全都是大家財產，

社員們必須要愛社如家。

潘老中 （接唱）

翠霞你說的話一點不差，
可是我有要事得趕回家，
要是拾，就請你自己拾吧，
為公社一片心准有人夸！（要走）

范翠霞 老中叔，你別走，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拾了這些地瓜，也耽誤不了你什么工夫！

潘老中 （搖了搖頭）我說翠霞哪，你干嘛要操這份心呢？你看這裡，也就是幾十個地瓜吧，咱社里這麼多的人，為什麼別人都不管，我們偏要拾呢？就說浪費點吧，攤到你我身上，還不就是一塊地瓜皮！

范翠霞 你這是什麼話！這裡丟幾十個，那裡丟幾十個，積在一起，說不定幾百斤，幾千斤呢！這是咱社里的財產，國家的糧食，人人都得自覺地來愛護，你說浪費了攤到你我身上也就是一塊地瓜皮，我看要是你自己家里收地瓜，你連一塊地瓜皮也舍不得丟！

潘老中 你說這話，一點不差。可是我問你，這地瓜是我丟的嗎？是他們運地瓜的人丟的！要是他們給自己家運地瓜，他們又舍得丟嗎？大家全是一樣！既然他們運地瓜的人不心疼，我這走閑路的，還管得了這個！哼，我當初就說過，公社好是好，就是人多心不齊，這個家可不大好管！

范翠霞 怎麼不好管，只要大家都能把社當成自己的家，把社里的東西看成和自己家的東西一樣，再大的家業都好管。當然啦，要是人人都象你這個思想，那可真說不定。自私自利，不負責任！

潘老中 （把眼一瞪）什麼，什麼？自私自利，不負責任！

我种那么多的菜，我弄一棵上自己家吃了嗎？我哪一点不是为公？說我不負責任！你到我菜地里看看去，看我那菜种的！連县委書記都夸奖过，你敢說我不負責任！

范翠霞 你負責任，为什么社里地瓜丢在地上你不拾回社里去？

潘老中 这不干我的事。咱們是社会主义，各有各的分工！我的責任是种菜，不是拾地瓜！

范翠霞 你說这話就不对了，社里的一砖一瓦，咱們全得爱护，对社里的东西不关心，就是不負責任！

潘老中 算了吧，你少扣帽子了，要負責，那些运地瓜的人就不滿地丢了！（走下）

范翠霞 哎，老中叔，你不拾，你把筐子借給我用用，我来拾！

潘老中 （在幕內回答）筐子还得挑菜哪，不能借！

范翠霞 （跟上去喊）老中叔，我要給你貼大字报了！

潘老中 （在幕內）什么？（上）什么，什么？給我貼大字报！

范翠霞 对，給你貼大字报！就說你不爱护社里的財產，見丢在地上的地瓜不但不拾，而且还說了些不三不四的話！

潘老中 好啊，你們这些青年人，就是行！可以說是爱社如家！我不是不想把这些地瓜拾回去，我正想拾，見你来了，我就想考驗考驗你，看你有沒有爱社的心。誰知这一考，真考住了，行！不錯！来，咱們把这些地瓜拾回去吧！

范翠霞 （捂着嘴笑了起来）老中叔，你这弯子轉得真快

呀！

潘老中 什么弯子轉得快！我一貫是愛糧食如命，丟一點我都心疼。你还以为我是老“中”哪，我現在不甘居中游啦，我也得力爭上游呀！

范翠霞 对，得力爭上游啊！把地瓜拾回去啦，我写一张大字报表揚你！

潘老中 （連忙搖手）得，得，得！別來那个，我見不得那个！見大字报就臉紅！

范翠霞 （笑起来）不会不紅臉嗎！（忽然想起自己是来找猪的）哎呀！我光顧着拾地瓜啦，可把找猪的事忘啦！哎，老中叔，你見咱社里那头黑猪了嗎？

潘老中 （挤挤眼）嗯，好象見過，是一头黑猪，是吧！

范翠霞 对，是黑的，你在哪里見過？

潘老中 （旁白）不能跟她說，一說又得拉我一塊去找，不去又得貼大字报！（轉向范翠霞）唔，好象在你猪圈里見過！

范翠霞 呃，不是，我說你在路上看見了嗎？

潘老中 （搖搖頭）沒大在意。怎么啦？

范翠霞 跑出去了，我來找它呢！

潘老中 哎呀！你剛才还批評我不負責任呢，我看你才不負責呢，怎么能讓它跑啦！

范翠霞 往日这些猪都挺老实的，誰知今天我打猪草晚回來会儿，有一头猪頂開圈門跑出去了！

潘老中 这是社里的財產，可得找回來呀！

范翠霞 嗯，我找了半天了，沒找着，誰知到了这里，又讓地瓜給絆住了！（向旁一看）呀！那里还有一堆！
（过去拾）

潘老中 （見范翠霞轉過身去，用手抹了下額角的汗）（唱十曲）

年輕人愛把閑事管，
丟幾個地瓜也要撿，
累得我頭上直冒汗，
歇歇喘喘吸袋烟！

（向身后的腰帶上一摸，沒摸着烟袋，頓時楞了一下，趕緊又順着腰帶摸了一遍，還是沒有，向身旁四處看了下）哎呀！我的烟袋沒有了！（想）我在出城時還吸的呢！烟包裏還有才买的二兩皮絲！哎呀！我的烟袋怎麼丟了！（蹣腳）怎麼丟了呢？（忙跑筐裏去找，空筐裏沒有。他在那只已拾了半筐地瓜的筐中亂翻。）

范翠霞 （回身問）你找什麼呀？

潘老中 嗨！我的烟袋不見了！（仍向下翻，沒見着，干脆把筐子翻過來，剛拾起的地瓜又滾了一地。）

范翠霞 （忙跑過來）哎，哎，哎！你怎麼啦！

潘老中 （氣急敗壞地）壞了，壞了！准弄丟了！（往下就跑）

范翠霞 你干嗎去呀？

潘老中 （苦着脸）找烟袋，找烟袋！唉，還有才买的二兩皮絲烟哪！（跑下）

范翠霞 （搖搖頭）嗨，這種人！還說爭上游呢！（蹲下將剛才潘老中掀翻的地瓜又往筐裏拾。）

〔劉俊生，胡克強推空車上，疾行。

劉俊生 （唱五曲）來如風，去如飛，

胡克強 （接唱）每車都推二三百，

刘俊生
胡克强

(合唱) 誰人不夸咱是飞毛腿!

[車正迎范翠霞而来, 范翠霞見是运地瓜的車子, 忙立起,
双手抹腰, 拦住車。

范翠霞 (接唱) 地瓜丢了一大堆!

刘俊生 喂, 翠霞, 你干嘛拦住道呀?

范翠霞 是我拦你們的道嗎? (用脚指了指地上的一堆地瓜)
是地瓜拦住你們的道啦!

胡克强 (看地上) 哟! 这么多!

范翠霞 这还多嗎? 才五六十斤!

刘俊生 你拾的嗎? 就归你吧, 拿回去喂猪去!

范翠霞 (把眼一瞪) 什么?

(唱五曲)

說出话来好轻松,
社里的地瓜不心疼,
我喂猪去打猪草,
不要你把地瓜送!

胡克强 今年丰产了, 也不在乎这几十斤。

范翠霞 (唱五曲)

丰产一定要丰收,
丰收別忘坏年景,
浪费粮食是犯罪,
难道說这个道理你不懂?

刘俊生 这个道理我們懂, 你不知道, 地里地瓜多, 运输任
务重, 我們得快地运, 快了, 就难免要掉点。

范翠霞 (唱五曲)

我們要快也要省,

多快好省要記清，

你們應該虛心点，

接受別人的批評。

〔刘俊生，胡克強对望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刘俊生 好，我們接受批評。

胡克強 下次再运，保証不丢一个地瓜。

范翠霞 （也心平气和地）你們知道嗎，咱們如果浪費了粮食，不但造成社里的損失，而且会給社員們造成不良影响，刚才潘老中在这里就說了些风凉話。咱們應該給大家做个榜样。

刘俊生 好，我們一定注意。把拾的地瓜倒在車上吧，我一起帶回去。（說着便把地瓜倒在車上。）

范翠霞 （把潘老中丢下的两个筐也搬到車上）你把这两个筐也給帶地里去吧！

刘俊生 这是誰的筐？

范翠霞 潘老中的。

胡克強 他哪里去了？

范翠霞 去找他的烟袋和二两皮絲烟去了！

刘俊生 找烟袋，連筐子也不要了！

范翠霞 筐是公家的，烟袋是自己的呀！

〔三人全笑了起来。〕

胡克強 哎，翠霞，你干什么来啦？中午你媽找你吃飯，沒找着你！

范翠霞 圈里跑了一头猪，我出来找猪来了。

刘俊生 那你也得吃完飯再找呀！

范翠霞 不行，找不着猪，我吃不下飯！

刘俊生 你回去吃飯吧，我們再运两趟也就运完了，运完以

后，帮助你一块找。

范翠霞 不了，我先找去吧，等天黑了，就更不好找了。

胡克强 （向地上看）噢，这里有猪脚印子，说不定从这里跑过去的呢！

范翠霞 （仔细地看了看）对，是从这里跑过去的！（忙顺着猪脚印跑下。）

〔胡克强向刘俊生豎了豎大拇指，刘俊生欽佩地点点头，二人推車下。〕

〔潘老中疲憊地上。〕

潘老中 （数板）

人要倒霉，

步步赶上，

丢了烟袋，

还有皮絲二两。

找来找去，

全无踪影，

不知哪位，

順手牵羊。

烟袋虽小，

是心爱之物，

要是沒它，

好比断粮。

整整找了，

一个下午，

眼看西边，

落了太阳，

两腿发軟，

口干舌燥，
晚飯沒吃，
心里發慌，
暫且回家，
吃頓晚飯，
提着燈籠，
再找一場。

（喊）喂，誰拾我的烟袋啦，紋竹的杆子，黑牛皮的烟包，里边還有二兩皮絲烟！拾着的請送給我，我謝謝！喂，誰拾我的烟袋啦！誰拾我的烟袋啦！

（下）

〔范翠霞上。〕

范翠霞 （唱五曲）

順着腳印往前找，
腳印忽然不見了，
東西南北全找遍，
不見黑豬我心焦！
中午下午我全沒吃飯，
不管口干舌又燥，
社里把豬交給我，
我有責任喂養好，
倘若是黑豬不見了，
我對不起社員，難把任務交！
眼看天色已不早，
倘若天黑更難找，
要是豬在外邊生了病，
我三天也難睡穩覺，

爬过了山，淌过了河，

一定要把猪找到！

（噢）唠……

（走着，脚下忽然绊个东西，拾起一看，原来是根烟袋。）噢，这不是潘老中的烟袋吗？怎么他还没找到！给他拿回去吧！（下）

〔刘俊生、胡克强上。

刘俊生
胡克强

（合唱五曲）

地里的地瓜运完了，

来帮翠霞把猪找，

东边唤（噢）唠……

西边找（四处寻找）

一定要把猪找到！（走圆场下）

〔猪上。

猪 （唱十一曲）

路上吃了个饱，

山里睡了个觉，

想要回家迷了道，

三条路不知走哪条！

哎哟哟，走哪条？（蹲坐）

刘俊生
胡克强

（从左上）（唱十一曲）好象听见猪哼哼。

范翠霞

（从右上）（接唱）听见猪叫我喜心中。

〔三人俱见猪，皆大欢喜。

范翠霞
刘俊生
胡克强

（齐唱）

你这个家伙胡乱跑，